



历史相册

20世纪下半叶日常生活照片的影像类型丰富、多元,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的表与里、现象与本质。摄影师晋永权通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、整理,甄选出从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1500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,试图寻找出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。照片拍摄者、被拍摄者及拥有者信息皆无,使日常生活图像消弭了个案差异,由个体、家庭、特定人群的记忆载体,转变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。



《佚名照》
晋永权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史

□汪家明

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、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。2006年,我在三联书店工作,他的《出三峡记》在我店出版。书中以文字和影像并行的形式,力图通过记录和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同的经历,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出来。为此,他前后5年16次赴湖北、重庆采访拍摄。书的封面是一位光脊梁的汉子,背对观众,伏在顺流而下的船的船帮上,望着远去的三峡。这封面令人难忘。书还在制作中,大家已经热切地期望一本年度好书的诞生。这类好书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几年之后,晋永权推出了新作《红旗照相馆:1956—1959年的中国摄影争辩》,书名红底黄字,上面一行小字写着: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,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。我买了一本。在自序里,他对报社里的老报人和家乡姑奶奶都把自己看成“照相的”而困惑和不甘。但又明白,这种看法是一种无法摆脱的“历史规定性”在起作用,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摄影界的一场争辩,争辩的话题发端于“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”,止步于“新闻摄影到底是什么”。书中的作品和观点涉及很多老一辈摄影人。在后记里,他又一次谈到“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。作为文本,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。”“这里所做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,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”——仍旧是自信之外的自虑、自谦。我喜欢他的这种个性。

从2006年到2009年,再到2018年,与《出三峡记》《红旗照相馆》密切相关的晋永权的朋友和同事中,起码有八九位也是我的同事或朋友;而我所熟识的很多摄影人,其实他更为熟识,但我俩硬是没见过面。直到中国摄影书榜评选和这部《佚名照》,一次偶然也不算偶然的机,我们相识了。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不少,但已非常老到,思想活跃、思路广阔而又心思缜密,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(同一时期组织策划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大型摄影展)。《佚名照》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竟然是在做报社摄影部主任、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和摄影杂志主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。这部书稿的材料,是他二十年来购买于旧书、旧货市场的数千张不知相主的相片,其最大特点就是驳杂、无序,累积、编织起来已属不易,还要通过它们去研究中国摄影史中从来没人关注的部分——平民百姓的日常拍照行为(不是我们一向关注的摄影家和摄影“作品”)。这是一项开荒性工。

名与实似乎是晋永权一直特别关心的问题。在《出三峡记》中他就说过:“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。名字重要吗?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?不能。在熟悉,关注你的人那里,名字是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的标识,这个标识

之所以被记住,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;而在与你无关的人那里,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,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,与你无法形成参照,因而难以进入你的记忆识别程序。”

而这一次,他以从未下过的苦功,来解读数千张“佚名照”。饶有意味的是,他认为,正因没有被拍摄者、拍摄者和持有者的名字,也没有相片内容的明确信息,所以才能进入一种别样的解读:

佚名照摆脱了当事者,从而为基于影像本身分析、判断,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。

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启发。过去我曾强调,老照片如果没有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事件等信息,就只是一些形象资料,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——《老照片》的主旨就是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。现在看来,我偏颇了。

那么,整体观照,观照什么?他论断: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动照片,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,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,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,只是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罢了……他坦承: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本书(《红旗照相馆》)的姊妹篇,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,又十分相关,对照阅读可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,摄影(照相)与中国社会、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形成的关系,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。

的确,在《佚名照》中我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,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,从平民到军人,从男人到女人,从孩童到老人,从50年代到80年代……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,在面对照相机时,却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:时代之色、时代之光,以及表演性、模仿性、符号性。表现什么?追慕什么?什么符号?单用语词说不清楚。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相片分类和比对(互图性)得出多层次、有见地的答案,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。

拍照如今比写字还要普及,数字成像改变了视觉世界,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影像生活。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相片仍让我珍惜。再度翻看自己的老相册,我发现,虽然这些相片有名有姓、信息确凿,却与《佚名照》中无名无姓无明确信息的相片如出一辙:近似的感情,近似的表情,近似的姿态,近似的环境,近似的尺幅——往日的昂扬和梦想都写在脸上、记录在案。也许,这就是我喜欢《佚名照》,对书中那一一张张相片特别有感觉的原因?如此看来,佚名和有名并非关键,关键在于如何看、会不会看,在于眼光的高度、广度与角度……是的,角度!

(摘自《佚名照》序言,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新书秀场

《到十九号房间去》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·莱辛短篇小说代表作第二本,系国内首次译介。书中共十九篇作品,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四十余年间。通过这些美妙无比短篇小说,莱辛道出人际关系中的激情与困惑,在冷静地剖解日常中,竖起一面镜子,便于人们对镜自照。

《夜长梦多》
赵兰振 著
作家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夜长梦多》以南塘三十年的漫长变迁为主线,从复仇者翅膀的生命轨迹铺陈故事,讲述了墟水、拍梁两地家族、阶层、男女之间互相纠葛、撕扯、逃无可逃的命运。小说重在书写某个特定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处境,咏叹朝代改换人性却难变的宿命。故事发生地南塘地处豫东平原,是作者赵兰振的故乡,用其本人的话说:“每一个誓与故乡决裂的人,在面对故乡的消遁死亡时,都走上了和解与救赎之道。故乡之于我们每一个人,是揭不掉的烙印。”

《记忆记忆》
[俄]玛丽亚·斯捷潘诺娃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当代俄语世界著名诗人玛丽亚·斯捷潘诺娃的新类型复合小说:既有历史,也有哲学,更是文学。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: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,文献,以及试图“记忆”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。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,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,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。在追溯与思辨中,“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”得到思考,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美文艺界的先贤们被重审,过去与现在、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和逻辑被再度梳理——“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,他们于我便越亲近。”

灯影书香

□王田田

“莫许杯深琥珀浓,未成沉醉意先融。疏钟已应晚来风。”

我当然没有李清照这样的词酒豪情,但读刘君《为文有时》一书,初时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再品,又觉面前立着一位清雅、唯美、馨香无比的女子,亭亭玉立,眉目清奇,却又散发着猜不透的绰约。

读着读着,她就成了枕边书,有事没事就看上几眼,直至爱不释手,连窗外的夜色都觉得温婉细腻,漫拂起香草的清润。

与刘君相识多年,再读她的文字,更多了一份期待。期待在文字之中,一路循着她的成长轨迹,找寻那个优雅、温婉又聪慧的女子,何以如此被岁月温柔以待,容颜不老。



《为文有时》
刘君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时,你会由衷地会心一笑,会有于某个生活节点、人生际遇相逢的喜悦。

以孩童的眼光,通感自然万象的朴质。她总是好奇又专注地,用孩子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,捕捉生活中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,并以可触可感,有声音、有色彩、有画面的文字描述出来。她的文字仿佛有种通感自然的魔力,清澈,通透,真淳。自然万象在她的笔下,活脱脱有了生命,有了灵气。“有只鸟好像正在树梢上窥探我们,和它隔着密密的树叶对望,树的气息散发到空气里,弥漫在整座森林里。原来,我们都是彼此的诗和远方。”(《诗和远方,也可以近在眼前》)“希望下次去能变成拇指姑娘,那样的话,就可以撑一片树叶,去看看荷的花心是不是装饰得像宫殿那么豪华?就可以抓住蝴蝶的手,去更深的水

读你的感觉

生植物丛中徜徉……”(《日子里充满奇迹》)读着这样童趣萌动的文字,忍不住会想,她的内心深处一定珍存一个小小的童话世界,就像她最喜欢的小王子期待的那样,她是长大了却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孩子的大人,一直用孩子般澄澈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,没有附庸风雅、扭捏作态的腔调,也没有居高临下、故弄玄虚的世故,清清爽爽,不施粉黛,透着孩童般的本真、纯粹、质朴。

以艺术的灵手,弹拨写意人生的清韵。她总是拿着一支画笔,轻巧而大胆地勾勒、涂抹、描摹大千世界、人生百态,画中的世界明亮,奇幻,诗意盎然。“仿佛一定要去山上和花花朵朵击个掌,得到回应,才能明白无误地确认春天真的来过。”(《触摸一次,比想象一百次更有效》)“我就一直想知道,是谁一声令下,那山上的树叶就黄了,又是谁通知的,在某个早上,它们纷纷落下。”(《找到自己的精神家族》)她的文字灵动,飞扬,有着对人心对社会敏锐、细腻、宽阔的感受力与理解力。这与她在绘画、书法、美学等艺术领域多年浸润的深厚学养有关。她的文章像极了一幅写意画,善留白,有玄机,富禅意,行文洒脱从容,有很好的节奏感、分寸感,有丰富的想象空间。

以飞扬的哲思,深耕性灵生活的旨趣。如果说,孩童的眼光赋予她的文字以真,艺术家的气质赋予她的文字以美。而无处不在的哲思,才是她的文字最打动人的地方——阅读她,你时常被“唤醒”。她的文章中,总有让人惊艳的领悟,特别是关于读书与写作的论述,晓畅又精辟,充满唤醒的力量,却没有说教的味道。“无论如何,在一个作家的经验里,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可以彼此打动,眼、耳、舌、鼻、身各个领域可以不分界限。颜色会有温度,声音会有形象,冷暖会有重量,气味会有锋芒。”(《一个好的比喻》)“文字和花一样,也需要空间来维持呼吸,而且需要以深呼吸来保证出击的速度和力量。”(《你对花的好,花知道》)“优秀的读者在欣赏一篇作品时,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魅力,不只是用心灵,也不全是脑筋,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。”(《自然而然的拥抱》)这样有见地、有质感、有意韵的文字不是凭空而来的,是她多年勤奋阅读、思考、写作炼成的,更是与无数思想先知、文学大师、艺术大咖深入对话后悟出来的。